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青史 (足本)

第一部

The Blue Annals

管·宣奴贝 著
王启龙 还克加 译
王启龙 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青史 (足本)

第一部

The Blue Annals

管·宣奴贝 著
王启龙 还克加 译
王启龙 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史(足本)(第一部、第二部)/管·宣奴贝原著;王启龙、还克加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161-0553-5

I. ①青… II. ①管…②王…③还… III. ①喇嘛宗—佛教史—西藏
IV. ①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6097 号

青史(足本)(第一部、第二部) 管·宣奴贝原著;王启龙、还克加译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郭蕾蕾

技术编辑 王 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1(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56

插 页 4

字 数 1013 千字

定 价 188.00 元(全二部)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
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汉译本序言

王 尧

在西藏的历史文献里,《青史》(标题全文为《青史:西藏雪域佛法如何出现和传播的故事》,即 Bod-kyi yul-du chos-dang chos-smra-ba ji-ltar byung-bavi rim-pa Deb-ther sngon-po) 占有独特的地位。在后期的文献中,屡屡提到此著。《青史》为著名学者和翻译家管·宣奴贝(vgos lo-tsav-ba gzhon-nu-dpal, 1392~1481)在公元1476年(火猴年)至1478年(土狗年)间撰著而成,距他去世仅仅三年,可以说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此书与布顿仁波且(公元1322年)所撰的《佛教史》一样享有盛誉,均为晚期雪域高原编撰历史的主要依据。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大量历史著述中,绝大多数广泛引自《青史》,并经常在各自著述中整页整页地引述《青史》。比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tu-kwan blo-bzang chos-kyi nyi-ma, 1737~1802)所撰的《土观宗派源流》(tu-kwan grub-mthav)和晋美日贝多杰(vjigs-med rig-pavi rdo-rje)所撰的《蒙古佛教史》(hor chos-vbyung)就是如此。这些后期文献中的编年史也几乎是根据《青史》而来。现代学术研究对《青史》的关注已有100多年了。在西方,杜·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最先在“在藏所见的历史语法著述要目(Enumeration of Historical and Grammatical works to be met with in Tibet)”(*JASB*, Vol. VIII, part 2, 1838, p. 147;重印于*Tibetan Studies*, 加尔各答, 1912, p. 82)一文中提到过本书的名字。已故的达斯(Sarat Chandra Das)在其题为《西藏历史宗教论文集》(*Contributions to the Religion, History, etc. of Tibet*)(*JASB*, 1881~1882;见*JASB*, 1881, p. 212)的论著中发表这部史著的片段。在西方藏学界,早在查尔斯·贝尔爵士(Sir Charles Bell)的《西藏的宗教》(*Religion of Tibet*, 牛津, 1931年版),以及图齐(G. Tucci)教授的《印-藏》(第2卷)(罗马, 1933年版)中广泛引用了《青史》,后来的西方学者研究藏学时更离不开对《青史》的参考,而中国学者当然更不用说了。

正因为中外学术界早就认识到《青史》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郭和卿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青史》汉文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32开，正文718页。在此之前，《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陈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1992年又出增订本），萨迦·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郭和卿译本，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另有陈庆英译本《吐蕃王统世系明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郭和卿译本，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等先后翻译成汉文出版，形成藏学界一股热潮。正如本汉译本说明所说，郭先生的汉译本为当时久旱逢甘雨似的藏学及相关学术界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和借鉴，同时也为这次足本重译《青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不过，由于郭和卿先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译就此皇皇巨著，有些匆忙，其中错讹颇多。一方面，郭译漏译不少，有些地方甚至整段整段漏译，其中原因很多，可能是所据藏文版本不同，也有可能是翻译时漏译。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时间仓促，无暇仔细校对造成的。总的说来，错译较多，尤其年代换算错误更多，有时相距一个饶迥60年，最多的误差有180年或240年。另外，就是历史人名、地名错误频出。有些错误的确错得离奇。

鉴于此，郭译本已经不能满足学术界的需要。青年藏学学者王启龙是我的学生，他是个有心人，早在中央民族大学读博士期间，我们就在教学之余讨论过重译《青史》的问题。他一直把此事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惦记在心。据我所知，他们重新汉译此书前后至少花了五年时间。郭译本只有60多万字，但新的足本译注实际字数已经超过100万字。单从这一点来说，新的足本译注将大不相同。本书汉译是在郭译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新译本认为郭译正确无误的地方没有必要另起炉灶，这也是对前辈学人的一种尊重。

《青史》作者和主要内容如下：

管译师宣奴贝（全名为：yid-bzang-rtse gzhon-nu-dpal，也写为 ye-bzang-rtse-pa gzhon-nu-dpal）是噶玛宁（Karma-rnying）寺的住持。当他撰写《青史》时已是八旬高龄的老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在与同时代的属于西藏当时各不相同的宗教和哲学学派的许多著名上师座前广泛研习过佛法，其中有些他在《青史》里提及过。《青史》里好些是他给其徒众教授的内容，因此语句极其简洁，有些地方有言犹未尽的特点，一边读书，一边回忆记下一些注解。管译师宣奴贝本人就告诉我们，此书于阳土狗年（sa-pho-kyi，公元1478年）完成于却宗寺（chos-rdzong）（参见第15章）。根据作者意愿，此书由善知识贝·却季坚参（dpal chos-kyi

rgyal-mtshan kalyana-mitra) 和 (卫藏地区) 伦珠拉孜 (lhun-grub lha-rtse) 的大尊者格勒贝贡 (dge-legs dpal-mgon maha-sthavira) 所编。此书木刻印板是据藏南地区 (lho-rgyud) 的扎西达杰·勒比杰波 (bkra-shis dar-rgyas legs-pavi rgyal-po) 之命刻成。此著的编辑是在中部达波巴贝却汤杰列南巴嘉哇拉 (shar dags-po-pa dpal-phyogs thams-cad-las rnam-par rgyal-bavi lha) 的主持下进行的。此书文中表明, 主要誊写者 (yigevi rig-byed-pa) 的名字是尼峡扎西 (nyi-shar bkra-shis, 是朵地方 [dol] 人氏), 主要刻板者 (brkos-kyi rig-byed-pa) 的名字是扎巴坚参 (grags-pa rgyal-mtshan), 后者是在聂地 (dmyal) 却季伦布 (chos-rgyal lhun-po) 的大宫殿里完成的 (见第 15 章第 13b 叶)。《青史》原版曾保存于羊八井 (广严城) 寺 (yangs-pa-can), 位于拉萨西边通往扎什伦布途中堆龙河谷里的一座寺庙。在尼藏战争时期 (1792), 有些印板丢失了, 又重新补刻印板。这些印板在乾隆五十七年 (公元 1792 年) 以后处理羊八井寺庙产时, 划归并保存于拉萨附近的功德林寺 (kun-bde-gling), 最后归入布达拉宫。关于这一点, 本人在 1959 年曾负责清查功德林寺产时, 了解到经版已归布达拉宫代管后, 查验木版, 确实只毁了一片, 其他完整无缺。这个印板常常不够清晰。《青史》第 2 版以两卷本形式出现在安多的拉卜楞寺 (bla-brang bkra-shis vkhyil) 附近的诺尔盖贡巴寺 (mdzod-dge dgon-pa, 甘丹却柯林, dgav-ldan chos-vkhor-gling)。

此著无法估量的价值在于它试图建立起西藏历史一个可靠的编年史。所有的年代都记载为藏历饶迥某年, 作者以撰写此书的年份 (1746) 为基点, 或以某著名人物, 比如松赞干布公元 650 年去世的年份为基点去推算, 还费尽心思地往前或往后推算年代。有时, 他还指出两个时间之间过去了多少年。

此著一页页地记载了著名宗教上师的姓名以及他们所属教派名称、传承。有时提及他们的出生地, 他们的寺庙名, 有时给出他们的生卒年。此著被划归为“宗教史” (chos-vbyung) 类, 共分 15 章或卷 (skabs 一词意思是“阶段”或“时期”), 每章讲述藏传佛教某个特定的派别。全书目录及内容如下:

第一章 (教法来源、历代王朝世系及前弘期佛教) 讲述了释迦世系及佛教的起源。之后简要叙述公元 7~9 世纪吐蕃赞普世系 (rgyal-rabs, 王室世系)。唐朝皇帝世系和元朝蒙古皇帝世系。

第二章 (后弘期佛教) 讲述佛教的后弘期 (bstan-pavi phyi-dar-gyi skabs)。

第三章（旧译密乘）讲述早期密教教法传入藏区的历史（gsang-sngags snga-vgyur-gyi skabs）。

第四章（新密乘及随行道果）涉及所谓“新密”（gsang-sngags gsar-ma）的传播、萨迦派道果法（lam-vbras）的传播，以及他们的后继者的故事（gsang-sngags gsar-ma/ lam-vbras rjes-vbrang dang-bcas-pavi skabs）。

第五章（阿底峡尊者的传承阶段）描述佛教复兴倡导人阿底峡（Atisha, Jo-bo-rje）及其传承（jo-bo-rje rgyud-pa dang-bcas-pavi skabs）的故事。

第六章（峨译师、巴操传承及中观、因明以及慈氏法类等如何产生的历史）叙述峨译师及其传承，中观（Mādhyamika）、因明（Nyāya）和慈氏法类（Maitreya; Byams-chos）在西藏的传播。这是本书重要一章，里面包含了有关后藏早期上师和译师们的许多重要史料，他们对佛教的传播和学习贡献颇大。

第七章（续部说之规如何产生的情况）叙述密法在藏区传播的起源（rgyud-sdevi bshad-srol ji-ltar byung-bavi skabs）。

第八章（从大译师玛尔巴的传承至称为达波噶举派）详述了大译师玛尔巴生平及著名的达波噶举派传承（mngav-bdag lo-tsav-ba Mārpa-nas brgyud-de Dwags-po bkav-brgyud ces-grags-pavi skabs）。

第九章（阁乍巴和尼古的阶段）谈及阁乍巴和尼古传承（ko-brag-pa dang ni-guvi skabs）。

第十章（时轮传承及其教授如何而来的情况）叙述重要的时轮传承（dus-kyi vkhor-lovi skabs）。

第十一章（大手印法阶段）讲述大手印传派（phyag-rgya chenpo-vi skabs）。

第十二章（息结派初、中、后三期传承情况）叙述息结派（zhi-byed）的传播，并简述了该派初期、中期、后期三个传承阶段（zhi-byed brgyud-pa snga-phyi-bar-sum-gyi skabs）。

第十三章（能断魔境行者和喀惹巴的阶段）讲述能断魔境行者和喀惹巴教法时期（gcod-yul dang kharug-pavi skabs）。

第十四章（《大悲观音法门》和《金刚鬘》等法类）讲述大悲观音法门（Mahākātunika）、金刚鬘（Vajramālā）等教法内容。

第十五章（四部僧团等僧众的来源、答复及圆满制版阶段）讲述四大教派僧团之起源，并就《青史》印制的相关问题予以解答（tshogs-bzhi-sogs dge-vdun-gyi sde ji-ltar byung-ba dang zhu-lan par-du bzhugs-pavi skabs）。

管译师宣奴贝学识渊博。他查阅了大量文献,并对当地寺庙史志进行了考察。有时,他整段整段地抄录有关文献纳入自己的著述里。这从《青史》各章行文风格之不同可以得到证明。其中某些段落好像是后来的编者们加进去的。与其他藏文史籍不同的是,宣奴贝通常要提到自己材料的来源,颇含现代学术研究的规矩,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许多主要的线索。他援引的某些传记(rnam-thar)至今保存完好。宣奴贝运用自如的另外的史料称之为“宗教史”(chos-vbyung)类的藏文编年史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巴协》(sba-bzhed),此书讲述了吐蕃王朝赤松德赞和牟尼赞普统治时期的历史。最初,《巴协》是三卷本系列书籍组成部分之一,另外两卷是《嘉协》(rgyal-bzhed)和《拉协》(bla-bzhed)。后两种已经失传。据某些史料载,《巴协》作者是著名的巴·惹达纳(sba rat-na)。根据另一些史料,这些史著是著名的巴赛囊(sba/dbav-gsal-s nang)所著,此人是赤松德赞的一位谋士(councilor)。据传统说法,《巴协》的第二种版本,即带附录的《巴协》是由一位噶当派喇嘛编辑的。管译师在《青史》第一章里(第20a叶)直接引述了《巴协》,在讲述巴赛囊到中原的故事时直接根据《巴协》文献而来。上述三卷史著在祖拉陈瓦(gtsug-lag phreng-ba)的《罗扎教法史》(lho-brag chos-vbyungs,即人们熟知的《贤者喜宴》)中被广泛引用(此书包括吐蕃王统世系和重要的噶玛巴派历史)。《巴协》在五世达赖喇嘛的名著《西藏王臣记》(rgyal-rabs)里也被引用,但作者对此史书颇有微词,这影响了它在藏人中的地位。

管译师的主要史料来源,在同类著述《红史》(Deb-ther dmar-po,即蔡巴的历史)中却较少提及,《红史》曾在藏族学者中享有盛誉。《红史》里包含了吐蕃王统世系(rgyal-rabs)。五世达赖喇嘛在其《西藏王臣记》(第112b叶)中广泛运用了这一史料。管译师宣奴贝在《青史》第一章里借用了《红史》里的蒙古王统世系。管译师在《青史》第一章里描述公元7~9世纪的吐蕃王统世系和唐皇世系时,运用了从汉文史料(Chinese Annals)搜集到的材料。然而,他不能直接阅读汉文原著,而是利用了《唐书》部分片段的藏译文,该译文题为rgyavi yig-tshang(即《汉文史料》),是由喇嘛仁钦扎巴(bla-ma rin-chen grags-pa)译成藏文的。从藏王松赞干布到叛教者达玛赞普之间的故事,管译师就是根据这本《汉文史料》(rgyavi yig-tshang)讲述的。可是,他似乎也没有直接使用这个藏译本《汉文史料》,而是从蔡巴·贡噶多吉的《红史》有关段落中转引的(见《青史》第一章第23b叶)。这个《汉文史料》似乎等同于吴江祖

(vu gyan ju) 翻译的《唐书·吐蕃传》(rgyavi deb-ther thang zu-thu han-chan), 其中的藏文系国师仁钦扎 (Gu sñi Rin chen grags) 编订过, 在新昆古城 (shing khun mkhar, shing-khun 应是临洮的对音, 见明代的《西番译语》) 印制的。

本书重译《青史》所据藏文为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的两卷本《青史》(精装本, 32 开, 上、下册, 正文共 1274 页)。同时借鉴了罗列赫先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在著名藏族大学者更顿群培大师的帮助下完成的英文译本(加尔各答, 正文 1093 页), 尤其是里面有关人名、地名、著作名等非常完备的梵文拉丁音写和精到的注释。之所以选择四川民族出版社的藏文本, 主要是因为这是经过不同版本校勘、补充之后出版发行的, 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藏文铅印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此藏文铅印本出版时, 著名藏族学者东噶·洛桑赤列还专门予以审订, 并撰写了作者简介和序言等。

东噶·洛桑赤列先生在序言中对《青史》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 《青史》在藏文诸多著名古籍文献史料中, 不但具有可信度较大, 参考文献较多, 历史年代较清晰, 各章节比较详细等优点, 而且作者管译师宣奴贝是一位精通显、密两宗以及一切知识的善巧者。同时代的大部分藏族善巧者都赞颂他为一位智者管译师宣奴贝。对于宗教各教派的所有历史文献进行阅读后, 他通过三年时间, 阅读自己手中的所有参考文献史料, 并通过细心研究后, 在 84 岁时, 最终著作了此一史书。过去和现在的大部分历史学家, 都以此史书为参考文献史料, 认为此书具有的文献史料参考价值极高。

2. 《青史》与其他古籍文献史料相比较, 具有以下四种与众不同的特点: (1) 著书时作者所阅读的文献史料中, 对人物或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和说法时, 作者引用这些不同的观点外, 并没有“破非立是”。(2) 对于那些无根无据的文献史料, 推理也无法论证, 只有别人的流言和说法并不弃置不管, 而是为后世学者提供参考文献史料。(3) 宗教教派之历史, 按照各教派的源流和传记中所载为基础, 对于各教派的人物给予极高评价, 没有对作者本人教派外的其他教派进行讽刺嘲笑和诽谤侮辱。因此, 读者阅读《青史》时无法辨别出管译师宣奴贝本人是何种教派。(4) 在此史书第十五章中, 管译师宣奴贝对自己的《青史》有准确的评价, 自己所撰写的大部分历史是按照以前的文献史料为基础, 所以应该是有根有据, 准确无误的。对于无根无据, 无文献史料的, 只是说以他人之言而撰写, 这些无法用推理来论证。以上所述的这些特点, 是专家学者们著作历

史文献时的严谨学风，是我们后人应该学习的榜样……

据此，我们认为重新足本译注《青史》，是非常必要的。新译本一定会为学术界带来更多方便，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更为可喜可贺的是，此书被纳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欣喜之余，谨采撷国内外相关学者罗列赫、东噶·洛桑赤列等的学术成果，撰成此文，谨以为序。

王尧

2010年10月

汉译本说明

王启龙

本汉译本所据藏文，是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的两卷本《青史》（由该社邹景阳先生馈赠），精装本，32 开，上、下册，正文共 1274 页。我们之所以选它，主要是此书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藏文铅印本。它是经过不同版本校勘、补充之后出版发行的。据书中出版说明介绍说：此书出版时以拉萨功德林（kun bde gling）的《青史》木刻版为基础，从藏文字母 ka 到 ba 依序排列，分为十五章出版。每一章又分小节。出版时《青史》分上、下册，是参考安多噶丹却柯岭（a mdo dgav ldan chos vkhor gling）的《青史》木刻版。拉萨木刻版和安多木刻版进行校对后，按照管译师宜奴贝自己的分章而整理目录和各章节次序。《青史》整理出版时的拉萨版原件是由多杰嘉布（rdo rje rgyal po）同志提供的，安多版原件是由毛尔盖桑木丹（dmu dge bsam gtan）同志提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藏文铅印本出版时，著名藏族学者东噶·洛桑赤列（dung-dkar blo-bzang vphrin-las）教授还专门予以审订，并撰写了作者简介和序言等。在此，我们要对为藏文铅印本付出辛劳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本汉译本提到的“藏文本”、“藏文”及其页码均是就这个版本而言。

本汉译本的问世，我们要特别感谢两位学人的辛勤工作，为我们重新足本汉译《青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用说，大家都清楚，我说的两位学者，其中一位是郭和卿先生，另一位是乔治·罗列赫（George N. Roerich）先生。

郭和卿先生（1907—1986）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完成的《青史》汉文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32 开，正文 718 页。郭先生的汉译本为当时久旱逢甘雨似的藏学及相关学术界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和借鉴，同时也为我们这次足本重译《青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说实话，本书汉译时许多地方我们原封不动采用了郭译的成果，因为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另起炉灶。不过，由于郭和卿先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译就此皇皇巨著，着实有些匆忙，其中错讹难免。一方面，郭译漏译不少，有些地方甚至整

段整段漏译，其中原因很多，也有所据藏文版本不同之故，也有翻译时漏掉之故，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时间仓促，无暇仔细校对造成的。另一方面，错译较多，尤其年代换算错误很多，有时相距一个饶迥 60 年，最多的误差有 180 年或 240 年的。另外，就是历史人名、地名错误频出。有些错误的确错得比较可惜。

在本汉译本中，我们所说的“郭译”及其页码指的就是上述这个译本。

我们知道，罗列赫先生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就将《青史》翻译成英文并于印度加尔各答出版发行，全书正文 1093 页。此书可谓精品，几乎没有遗漏，而且译文质量上乘。这一方面是译者多年对藏文文本的刻苦钻研之辛勤劳动换来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译者当时有著名的藏族学者更顿群培大师解疑释惑。在文中不时会有“据更顿群培大师说”之类的表述。另外，英译本里对相关人名、地名、著作名等，有非常完备的梵文拉丁音写。本书所谓“罗译”及其页码指的就是这个英译本。

我们在翻译中，以藏文本为据，对郭译本错讹处予以纠正补充，再与罗译相比较。对藏文本以及郭译、罗译不相符合的地方，进行比较分析，必要时将藏文、郭译、罗译一一列出，供读者参考比较。对英译本中有益的梵文拉丁音写我们基本照搬不误，以资读者参考。

另外，本书使用的藏文拉丁转写形式为：

ka=ཀ	kha=ཁ	ga=ག	nga=ང
ca=ཅ	cha=ཆ	ja=ཇ	nya=ཉ
ta=ཏ	tha=ཐ	da=ཏ	na=ཏ
pa=པ	pha=ཕ	ba=བ	ma=མ
tsa=ཅ	tsha=ཆ	dza=ཇ	wa=མ
zha=ཉ	za=ཞ	va=འ	ya=ཡ
ra=ར	la=ལ	sha=ཤ	sa=ས
ha=ཏ	a=ཨ		
i=ཨ	u=ཨ	e=ཨ	o=ཨ
g'ya གཡ	≠ gya ག		

我们在引用罗译时，藏文转写没有照搬他的体系。而是把它换成了我们采用的转写形式。比如，罗译中的“' byung gnas”，我们转写为：“vbyung gnas”；罗译中的“gzhoñ nu”，我们转写为：“gzhong nu”，等等。主要是为了读者使用方便，用一种转写形式贯穿全书，不至于混乱。

此外，本书着力最多的除了足本翻译之外，还对我们所知的相关内容研究成果在注释里作了简要介绍。我们还对不同版本的异同进行文本的比较分析，凡有郭译或罗译与藏文不同的地方、漏译的地方，我们均打上【】号，必要时把相关的藏文用转写形式录出，与郭译或（和）罗译比对列出，以便读者参考。这些内容基本上也都放在了本汉译本的注释中。同时，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吸收了罗译中的有益部分，尤其是专有名词的梵文，我们都照录不误。

脚注中所谓“转写为”的后面指的是罗译中藏文的拉丁转写，比如：“罗译（第12页）藏文转写为‘spyi ba nas skyes’”。所谓“写为”的后面是藏文本特殊的藏文形式，比如音写梵文的藏文形式：“藏文（第1230页第5行）写为：མཐོག་འཕྲིན་པོ་།

本来我们想编一个索引，可是，由于时间不允许，再加上正文中的汉、藏、梵文专有名词已经罗列得非常清楚，就暂时放弃了这个计划。

五年来，我们一直在工作和学习之余，忙里偷闲，不停地进行这项工作。我们的合作方式是：分工协作、相互校对，共同完成初稿之后，我依照英译本全面修订汉译本，同时加上译注。然后，又由还克加同志再看一遍，主要检查汉译本中的藏文是否有误。最后，我再修订一遍译文。

需要说明的是，2008年3月以后，我有幸进入了西藏自治区某驻寺工作组，除了完成工作任务之外，大量的时间我用来修改和校订《青史》汉译本。同时，也使我有机会在有藏文问题时可以请教许多藏族同事。在此，可以说我特别怀念在工作组的日日夜夜，没有那里的工作经历，恐怕这本书的最后完成还会往后拖一段时间。与此同时，我在此谨向曾经给我们帮助的领导和战友们表示衷心感谢！尤其是张庆黎书记、士登才旺主任、秦宜知副主席、高扬秘书长等许多领导同志对我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无私的指导、关心和帮助，当然，我也忘不了同样跟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次仁平措等许多同志，他们长期坚守在雪域高原，在此一并表示无限的敬意！

另外，我虽然一度调到西藏大学工作，但依然是清华大学的双聘

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依然兼着亚洲研究中心理事和副主任的工作。因此，每次从雪域高原回到清华园时，都能够全力以赴地工作，这要特别感谢清华大学为我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工作环境。至于汉译本中的尚未解决的诸多错讹之处，责任全在我们自己。希望读者随时指出，以期今后再版时更正，使之更加完善。在此，我们谨以真挚而谦卑的心情，先向那些将给我们宝贵意见的专家读者表示谢意！

王启龙

2009年7月12日星期日

于清华大学文西楼107

亚洲研究中心

又记：

本书的问世，又有不少同事和朋友为此给予了关心、付出了心血。清华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除了感谢上述单位的有关领导之外，还要感谢陈文学博士和陈灿平博士，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促成了我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当然必须提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关桐先生，他的辛勤工作使本书更加完善。

拿到本书校样时，又过了两个春秋。正值初冬时节，地上稀稀拉拉的泛黄的树叶还残留着秋天的气息——那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季节！可是，我冷静而清晰地感觉到迎面的寒意告知我们，冬天已然而至——这是孕育春天的季节。

英国诗人雪莱说过：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不过，我要说：我喜欢冬天，因为它能培育人们坚韧的品格；我期盼春天，因为它给人间带来美丽和生机；我热爱夏天，因为它的火热催熟了秋的果实；我憧憬秋天，因为那是收获金黄的时节！我们没有理由不喜欢每一年、每个季节、每一天，因为它们都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我坚信，来年的春天会别样的美丽和明媚！

王启龙

2011年12月16日

陕西师范大学文科科研楼117

总目录

汉译本序言（王 尧）	(1)
汉译本说明（王启龙）	(1)

第一部

第一章 教法来源、历代王朝世系及前弘期佛教	(1)
第二章 后弘期佛教	(72)
第三章 旧译密乘	(105)
第四章 新密乘及随行道果	(193)
第五章 阿底峡尊者的传承阶段	(225)
第六章 峨译师、巴操传承及中观、因明以及 慈氏法类等如何产生的历史	(298)
第七章 续部说之规如何产生的情况	(320)

第二部

第八章 从大译师玛尔巴的传承至称为达波噶举派 的阶段	(365)
第九章 阁乍巴和尼古的阶段	(602)
第十章 时轮传承及其教授如何而来的情况	(623)
第十一章 大手印法阶段	(685)
第十二章 息结派初、中、后三期传承情况	(706)
第十三章 能断魔境行者和喀惹巴的阶段	(781)
第十四章 《大悲观音法门》和《金刚鬘》等法类	(801)
第十五章 四部僧团等僧众的来源、答复及圆满制版阶段	(841)
书跋	(865)
后记	(866)

第一部目录

第一章	教法来源、历代王朝世系及前弘期佛教	(1)
一	众敬王的世系阶段	(6)
二	佛祖（释迦牟尼）之功业	(21)
三	传授继承释迦牟尼教法的历代法师	(27)
四	教法分出十八部派的阶段	(31)
五	别解脱戒传承	(36)
六	吐蕃王统世系阶段	(39)
七	祖孙三法王建立佛法阶段	(42)
八	在《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 中所授记的各藏王	(48)
九	藏汉霍尔（蒙古族）王世系	(49)
十	朗达玛灭佛后藏族俗人对寺院及甘珠尔和 丹珠尔的保护	(69)
第二章	后弘期佛教	(72)
一	后弘期佛教年代及喇钦波（大喇嘛）阶段	(72)
二	大译师阶段	(76)
三	同时代所编的史料阶段	(77)
四	鲁麦译师修建寺庙阶段	(82)
五	持律诸师的史事	(84)
六	杰拉康阶段	(93)
七	操山口寺阶段	(98)
八	塘波且寺阶段	(98)
九	格西扎巴烘协师弟和金耶寺的阶段	(99)